

作为教育学家的王国维：永恒的燃灯者

范春香，于晓卉

摘要：王国维之所以是教育学家，在于他是教育之信仰者、思想者、创造者与审美者。其教育之信仰乃成就完人，完人与“修、齐、治、平”为人格之两翼，补充了“单向度的人”与“知识匠”的教育之“痒”，视身体为完人教育之基，视人文知识与工具知识的混沌体为完人生长之土壤；教育之思想涵养于哲学，尊重“无用之用”的哲学，弥补了哲学生活缺失的教育之“痛”，使教育者具有哲学素养；教育之创造乃“无中生有”，解放了“套装知识”的教育之“镣”，张扬教育的“不教之教”与“不学之学”，直觉之力与“智慧之养”；教育之最高境界乃大美无言，以审美理性代替科学理性与实用理性，消解了审美被置于物利之下的教育之“恶”，使教育之爱与美得以释放。

关键词：王国维；教育学家；教育哲学；审美教育

中图分类号：K8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5)04-0124-07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5.04.016

王国维，世人对其之于教育学贡献的评价，与其在文艺学、美学、史学与考古学等领域的卓著功勋相比，似乎有失客观公允。他的教育思想似被尘封，纵使博学之士，亦难闻其音。然他执笔《教育世界》，译著《教育学》等多项教育论著，其思想冷峻深邃，光明澄澈，之于历史与当代都是宿命的“叛逆”。他开创了我国现代教育思想之先河，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不朽的启蒙者与燃灯者。

一、教育信仰者

（一）教育之信仰乃成就完人

任何一个教育家，都拥有其对教育的坚定信仰，即对教育有自己坚定的信念或理想，有深刻持久的热爱，并努力去理解它，诠释它，践行它。对于王国维而言，“完人之教育”是他之于教育宗旨的解读，亦是其一生追求的教育信仰。其《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美学思想史上一篇最杰出的、最重要的论文。其文开篇提出：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

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1](P1)}

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1](P6)}

王国维的“完人教育”信仰极具历史穿透力，其在时代的迷茫中已看到关涉教育价值的问题与缺陷，堪称为一种完善，一种创新。一方面，“完全之人物”，表达了王国维先生致力于将人的精神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3 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从逻辑结构到生态结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方法变革研究”（DIA130331）

作者简介：范春香，教育学博士，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湖南长沙 410082）；于晓卉，湖南大学教育科学院硕士研究生

与身体的发展调和至“一”。要达到这一目的,体育之重要,不言而喻;而更以精神之中“知力、感情及意志”的内核——“真、善、美”三德为其理想。寓于精神、体魄与美感的并融之中。另一方面,“完人”与“修、齐、治、平”为教育之两翼。“完人”教育,是对中国“修、齐、治、平”的培养“君子”的教育价值取向的补充。“修、齐、治、平”意在强调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把教育价值取向定位于国家与社会等价值领域上。它推崇培养“君子”而不是培养“自我”,强调“外塑”而不强调“内省”,追求“器物”而不追求“成人”。王国维则从激发“知力、感情及意志”等生命力出发,强调人的理性与欲望。理性引发出“真”,意志与欲望又生发“善”与“美”,其实质是对价值取向中人的价值的补充,这种人的价值与社会价值并不矛盾。

(二)“单向度的人”与“知识匠”是现代教育之“痒”

王国维身处一个混乱的时代,各种政治主张出笼,理论流派众多。他对知识之于善与美的价值认识,对于当时崇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经世之学而言,是巨大的“叛逆”。在民穷兵弱的时代,以张百熙为代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识到“实业是富强之本,一个国家只有在先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之后,才可能强盛”^[2]。他设立学堂,培养近代工业人才。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下,知识的工具价值高于一切,“科学,因其‘有用性’而备受重视,”^[3]并且成为智育的核心内容。救亡图存的时代主旋律,使得革新和图强成为超于一切的指标,只有科学被奉为救世之学。教育,亦为民族富强和经世致用的前提所决定。实现人才的工具性价值,忽视了人的全面性,将个人的价值依附于社会的经世致用的价值之下。

王国维则超脱于洋务派经世致用梦想的禁锢,把教育引导回人的本体价值,强调智慧、道德与审美情趣等完整的人格整体,映射了其“使人成为完人”教育信仰的前瞻性与现代性。虽然有人称他“独上高楼”,是“失行孤雁”,但他的教育信仰却并不孤独。他的“完人教育”信仰是哲学,又是美的完成,它是饱满的,是乱世之中沁人心脾的一种寄托,他辗转将自己的一生寄托于教育之中,却照亮了一百多年后的人们。

(三)怀抱“完人”之信仰

王国维的“完人”代表了人类的普遍理想与进步倾向,他把教育的价值取向引人关注人及其精神领域,把教育引入完整的内心,顺乎人性,对当代教育具有永恒意义。一方面,身体应为“完人”教育之根基。在体育被视为强国、强兵之刃,而对于人的健全精神与人生意义没有关照之时,王国维认为,“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罗马人之理想也;而美之精神宿于美之身体,则希腊人之理想。吾人既欲实现前者之理想,亦愿实现后者之理想”^{[4](P18)}。这与柏拉图关于人的“理性、情欲与意志”之本质一脉相承,也与后现代思想家们的“身体实为教学活动的主体”^[5]的教育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胡塞尔、梅洛—庞蒂、列维纳斯与萨特等人那里,身体作为灵性化的肉体而受到特别关注。”^[5]由此可见,王国维对身体之于教育的意蕴,是有着超前认知的。另一方面,“完人”涵养于人文性与工具性知识的混沌整体,教育是帮助人体验完整的生活过程。王国维认为,正确的教育,是使教育之人“不可无内界外界之知识”。正如怀特海写到的那样,我们从事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塑造既有广泛的文化修养又在某个特殊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给他们进步、腾飞的基础,而他们所具有的广泛的文化,使他们具有哲学般深邃,又有艺术般高雅”^{[6](P1)}。王国维用自身的生活给我们上了完美的一课。其少年生活虽是以智育为中心,但“读书与游戏”才是其生活的全部。所谓的“游戏”,实则包括交友及与友人高谈阔论、纵论古今等。他告诫我们,学习一种知识或技术,如果没有内心的体验,人就会呆滞、肤浅、缺乏德性。一个完整的人,不仅要有健全的体魄,理性、智慧的头脑,而且要有同情、易感的心。

二、教育思想者

(一) 教育之思想乃涵养于哲学

“所谓的思想者是指，拥有既具根本性又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拥有既具哲学性又真正属于自己的眼光，这种哲学性的眼光体现了其看世界的独特角度和方式。”^{[7](P165)} 王国维正是这样一位见解独立、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精神明亮的人。他对教育世界发出“夫哲学，教育学之母也”的呐喊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生活最核心的领域^{[7](P199)}，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问之一^{[8](P51)}。

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满足，必求诸哲学^{[8](P176)}。……则世号为最有用之学，如教育学等，非有哲学之预备，殆不能解其真意^{[8](P177)}。

哲学，在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于1903年正值张之洞为文指斥哲学有“流弊”，欲废哲学之时作《哲学辨惑》。这是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王国维的最早的一篇哲学论文，于文中论述了教育学和哲学之关系。

夫即言教育，则不得不言教育学。……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故谓教育上之理想，即哲学上之理想，无不可也。试读西洋之哲学史、教育史，哲学者而非教育学者有之矣，未有教育学者而不通哲学者也。不通哲学而言教育，与不通物理、化学而言工学，不通生物学、解剖学而言医学，何以异？^[9]

王国维认为，哲学实为教育学之根基，“不通哲学，则不能通教育学及与教育学相关系之学”^{[8](P124)}。他通过自己的沉思与反省，将自己的智慧与思想融入教育实践的哲学生活，这是教育学家的最高境界。足见，王国维是一位超前的教育思想者，在教育思想十分贫乏、单一的时代，提出了哲学视野，为我们的教育思想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可能性，也为教育谋求了一片净土。

(二) 哲学生活的缺失是教育之“痛”

王国维时代下的教育思想一直处于意识形态及其由上至下的单向流动中，权力与教育思想如影随形。即便如今，“不喜言哲学”，极大地漠视哲学，缺乏丰富的思想涵养的传统，使独立思想的世界与教育实践相隔甚远，甚至视独特性理论与方法为洪水猛兽。没有哲学的教育是教育无思想的痛。面对这样的境况，王国维极力为哲学辩护。一方面，批判哲学有害论与无用论。王国维认识到，当时对哲学的排斥，主要源于对西洋哲学引发国家动荡观念的敌视态度。对于1904年初，由陈君毅草创、张百熙成书的奏定学校章程中对于哲学教育十分忽视的现状，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直陈《章程》所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的根本错误“在缺哲学一科而已”。“夫欧洲各国大学无不以神、哲、医、法四学为分科之基本。日本大学虽易哲学科以文科之名，然其文科之九科中则哲学科衰然居首，而余八科无不以哲学概论、哲学史为其基本学科者。”^{[8](P175)}他认为，“哲学非有害之学。”^{[10](P60)}而革命者之革命，根本上属于政治法律的范畴，亦并非由研究哲学而起。在清末政体将改之时，肉必自腐而后虫生，所以，“上下一心，反侧既安，莠言自泯，则疑此学为酿乱之曲蘖者，可谓全无根据之说也”。另一方面，教育学的发达得益于尊重哲学的“无用之用”。面对一心以实用为务的国人，王国维疾言厉色地指出，“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8](P176)}哲学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是一切人文思想的基础。如若以哲学与“人生日用之生活无关系”而斥责哲学为“无用之学”，那么，“今若以功用为学问之标准，则经学、文学等之无用，亦与哲学等，必当在废斥之列。”^{[8](P177)}其以精辟的反论，强调教育不应当仅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现代教育亦然，培养出了众多高学历但却无法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三) 享受哲学的生活

王国维的教育思想体现了其独立与厚重的思想人格,是其身处时势的责任与担当,是由时间沉淀而出的历久弥新的教育感召。王国维将精神生活寄托于源于生命体验的哲学,并能立足于时代现实。一方面,立足于孤独的沉思和与思想者对话。作为教育思想者的王国维,他倾听历史的回声,拥有独特的眼光及自己的问题。在阅读之中,在与先哲的对话之中发现了属于自己的哲学的教育世界,最终找到了属于他的“思想的星空”。一个人即是一个世界,与思想者对话是走进历史与现实的过程,是开启心智的过程,又是精神收获的过程。但“独立思考的孕育,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显现效果,就像香醇的酒需要年久月深在地下窖里酝酿一样。”^{[11](P116)}因此,教育思想的诞生需要时间的酝酿与坚守,在狭窄的教育空间之下,我们要善于“向现行教育争自由,学会自我保护和自救。”^{[7](P24)}另一方面,思想需要实践与争鸣。自王国维留学回国后,除代罗振玉译编《教育世界》杂志以外,一直从事着学校教育,先后在通州师范、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王国维在师范学堂里讲的是“既与‘日常之生活无关’,更与中国传统的‘圣人’孔孟之教风马牛不相及的希腊、罗马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德国的汗德(康德)、海额尔(黑格尔)、叔本华,等等。”^{[10](P65)}可见,他一面为末世之败政与革新担忧,一面却又敢于将自己的哲学思想付诸实践。正如他写的那样,“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8](P178)}他以大胆地教育实践践行自己的独立思想,表达自己,也警醒着我们,应该在教育中实践真正的自己。另外,他暗示每一个教育者都要具有哲学思想。他沿承叔本华哲学,视哲学为天下最尊贵、最神圣的学科。他以叔本华的“把那个整体的人培养成一个活的运动着的太阳和行星的系统”^{[12](P11)}的哲学思想为典范,召唤教育者们认识自己,认清“学者盲目地为科学献身,人性被弄得枯竭”的现实。正如埃及洛克索神庙法老像上镌刻的那句名言: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这位具有深邃思想的教育家的思想,超越了历史,照进了我们的现实与未来。

三、教育创造者

(一) 教育之创造乃“无中生有”

王国维不赞美绝对理念,不趋他人思想与言行之后尘。一方面,他重视直觉获取知识的重要性。他用“直观的”来表述经验的知识与具体的知识。他认识到经验世界的重大意义,它是一个具有生气的混沌世界,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一个活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却总是被掩盖着的,而且,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它的覆盖层也越来越厚,人们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把这个基本的、生活的世界体会并揭示出来”^[15]。因此,以变通圆融的智慧适应并促进学生个性潜能发展,以“教学有法,教无定法”适应自己与教育世界的关系。王国维的这些思想,看似不羁与不安分,但实是跳出了教育之陈规的桎梏,以更为理性的眼光来分析教育的实现方法。

观察实物与诵读,间之差别,不可以道里计。一切真理唯存于具体的物中,与黄金之唯存于矿石中无异,其难只在搜寻之。书籍则不然。吾人即于此得真理,亦不过其小影耳,况又不能得哉……书籍上之知识,抽象的知识也,死也;经验的知识,具体的知识也,则常有生气。^{[8](P61)}

另一方面,在西学大兴之际,他陷入对西学的“有用”之知与“无用”之知的忧思。一些有益于人类物质财富创造及社会制度构建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则视为“有用”;而哲学、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则被视为“无用”。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影响到中国历史及现今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王国维在面对学术领域的新旧之争、中西之争以及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时,特作《国学丛刊序》,理性的分析了学术有用与无用之关系。

学术本身并未有新旧、中西、有用与无用之别,凡是将此作为自己学术目的者均是不

通透学术之理的人,称不上学者^[14]。

正如有学者认为,“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教育家,都是第一流人物”^[15]。王国维作为具有创造性的教育家,将“有用”之知寓于“无用”之知的创造想象,颇具后现代意蕴。面对中国传统经院知识以及以自然科学为主的西学知识,他既能够透彻领悟传统知识对创造的束缚,又能够洞察对科学知识之盲崇与迷信,必然伤害原本和谐的生活,最终导致人性之扭曲。

(二)“套装知识”是创造之“镣铐”

王国维强调直觉知识或经验知识,其“有用与无用无别”的思想,无疑是一束巨大的强光,发现了古代与现代同时存在的过分强调套装知识而忽视直觉知识的危害。“经过编辑整理,而加以抽象化、普遍化、分类化、标准化的所谓人类经验精华”^{[11](P51)}的套装知识,会使人的意识趋向工具化,“会引人走入专断主义,使人的思维变得教条。”^{[11](P91)}王国维时代,在“中学为体”的传统道德束缚之下,西学亦受传统儒学影响,改变了西学在我国的发展模式,其内容主要为培养人才的工具性服务。在教条化的教育中,“学生绝大部分的时间与自由,被规定的功课与要求的纪律剥夺殆尽”^{[11](P101)}。人们循规蹈矩、由简至繁地掌握科学技术与知识,并且过分强调掌握系统知识体系的重要性,直觉知识则被挤占得难以立足。正如王国维所说,“且人苟过用其诵读之能力,则直观之能力必因之而衰弱,而自然之光明反为书籍之光所遮蔽”^{[8](P62)},继而导致“无中生有”或异想天开的创造性思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王国维打破以知识的系统性与准确性为目的的时代要求,以前瞻性的视角看见了“教外之教”、“不教之教”、“校外之学”、“不学之学”、“书外之文”、“诗外之功”的无穷魅力。解开束缚教育前进的“镣铐”,认识到教育必须与完整世界的互动,方显生命多样性与独特性的奇迹。

(三)呵护创造的绵延

王国维认为,教育世界充满了无限趣味,存在许多可敬可爱的个体,教育要依赖生动的个体倾向而定。因此,他号召将教育回归经验直觉的原点,使生命呈现真正的自由,使生活成为教育的常态。一方面,还原学生的实践主体地位。传统教师的权利、地位与教师的知识是合而为一的,教师具有不可撼动的主体地位,限制了学生的实践主体性,导致知识是套装性的、客观性的、给予性的,而非生成性、实践性的。其方法是,实行师生主体转换,把生命放在一个自由环境中,使每一差异个体成为实践性主体。这需要给学生更多的服务,给学术更多的自主性空间。除此以外,激发创造没有它法,因为创造是生命本能的绵延,不可教导,不可有外力的介入,它凭借的是自己的独立思考,广泛涉猎与心灵释放。另一方面,还原知识的本来面貌。正如王国维所说,“抽象之思索而无直观为之根柢者,如空中楼阁,终非实在之物也”^{[8](P61)}。因此,“把知识还原为人与世界互动的经验,而非疏离于人主体经验之外的概念与资讯”^{[11](P121)},这样,可以发挥教育过程的“无中生有”的属性,其具体方式是留白与悬置。留白,即是去除对学生条件的限制、约束,让他们打开自己的经验世界,自主探索课堂之外的创造、互动与生活的旨趣。悬置,即将大脑中的一切传统与现存观念存放于垃圾桶中,给教育更广阔的虚无空间,去除桎梏我们的硬性标准、评价体系等,使教育回到完整的、有生气的生活世界。这样,教育不仅拥有了生活力,而且获得了创造力、多样性与复杂性。

四、教育审美者

(一)教育之最高境界乃大美无言

王国维之审美思想,立于精神,超越世俗与功利,把教育引入一种崇高的人生自由境界。强调审美教育具有趣味、美感与非功利性质。美之为物,即是使人的感情、审美达到完美的境界,并将

审美教育寓于智育、德育与体育之中。

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10](P162)}

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孔子言志，独与曾点；又谓“兴于诗”，“成于乐”。……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1](P7)}

王国维在深刻认识美的趣味、美感与忘物性质的基础上，阐述了审美之功用。他认为，审美之重要见于生活之感情，超于生活之物利，其对休养、关系、心理与伦理之价值的论述，已足以触及其内心大美无言、上善若水的人格之温暖。他说：

审美之休养的价值。凡人于日日为事时，不可无休养。审美的教育即为此之故，而于人间之智的生活中，诱导游戏之分子，而保持之者也……同一事也，以审美的企图之，则感为快，不然则感为苦。吾人之灵魂，得有审美的技术而脱离苦痛。

社会的价值。……审美教育者，所以于完全之人类的境遇，调和人间者也。

心里的价值。……个人意识之完全发达，亦以美育为必要。意识者，不但有知的意的性质，又一面有情的性质。

伦理的价值。……然知其为恶德，则觉有丑不堪之象横于目前；知其为美德，则恍有美艳夺人之色，炫于胸前。^{[4](P18)}

王国维从审美性质及其功用的诠释出发，进一步论述了美的价值存于主体内心，而不在外物之利害，反对教育的惟实用主义倾向。同时，特别强调美育本身的内在价值及其独立地位。他早先虽然主张美育应为德育之助，可他从不认为音乐、艺术只是道德的奴婢，扮演一种拙劣的次等角色。相反，他认为艺术在道德上唯一的功效，是在无形之中潜移默化，把人的精神提升到更高的纯洁完善之境。人的内心到了最高的理想之境时，其美丽之心与道德之心，便同时臻于高尚纯洁而不可分离。

王国维是我国将美育注入教育的第一人，他从西方贤哲汗德、希氏等得以升华，并吸纳孔子“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之言。1906年于《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便提出其系统的美育观，蔡元培则直至1917年才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而今却有称蔡元培之美育为源头，无视王国维之于美育之作为，实为教育之谬误，有失公允。

（二）审美被置于物利之下是教育之“恶”

王国维直指我国审美教育的缺场及其力量的薄弱，并分析了原因。一方面，他揭示了审美教育地位一直被贬抑的现实。而美育被贬抑，源于独尊儒术之迂腐与“惟实用主义”的工具性倾向。美育被置于物利之下，衡量其有用与无用。王国维赞叹叔本华的哲学观，美术与科学等量齐观。其对美育的认识光照着我们的教育现实，美感教育的形式化、学校美育建设的投入微薄、缺少课程上的保障等现实问题亟待解决。另一方面，他也抨击了权力对人性自由与美的践踏。清末政治颓败，传统皇权文化控制着人的精神自由，致使王国维在清末教育史中发出的嘶吼化作空响，如石沉大海，“自由”这一与“美”相互照应的精神被牵制。然而，这一现实与西方美学家对美育的重视背道而驰。席勒认为，“为了在经验中解放政治问题，就必须通过美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王国维亦认为，生活之欲往往给人带来困惑与痛苦，只有美可以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8](P67)}。

（三）走向审美的教育

审美教育需要自由，超越利益之关系，方可使心灵向善，最终进入人与天地合一的大美境界。一方面，用审美理性代替科学理性与实用理性。审美理性是连接道德、情感、知力的枢纽，是知识、情感与道德融合的桥梁。没有人的情感与道德，就从来没有也不会有对真理的追求。而面对

“终身局于利害之桎梏中，而不知美之为何物者，则滔滔皆是”^{[8](P54)}的现实之时，其方法，是使个体回归内心，用审美力量走出教育困境，回归内心，克服只教书不育人，只重科学不重审美，只见知识不见生命的孤立的教育思维，寓知识、智慧、道德于审美过程之中。另一方面，用服务思维代替控制思维。服务的思维是一种爱的思维，亦是一种审美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自由教育，是一种“培养思维能力和审美鉴赏力”^{[6](P61)}的教育。“教育是光和热的施放，是雨夜充满爱意的降临”^{[14](P8)}，因此，“使之于美术、人生上得完全之知识，此亦属于教育之范围者也。”^{[8](P64)}家庭、学校乃至社区，均是创设审美境遇之场域，如若这一切境遇悉为审美的，则身处其中，审美之校风必弥漫于人之精神至深处。然而，由于时局变幻，宦海沉浮，王国维虽用尽一生体悟哲学与美，但其审美思想却并没有助于其现实人生，终自投昆明湖长辞于世，这与他在现实之中享受不到自由与幸福有关，这也是教育史上一个悲剧的童话。因此，教育中只有用心的人，即爱生活、爱知识、爱互动与交流的人，才是真正的审美之人。教育之审美，就是教育之爱的建构与释放。

参考文献

- [1] 王国维. 论教育之宗旨[A]. 周靖, 主编. 百年中国德育经典集萃[C].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1.
- [2] 喻艳. 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07.
- [3] 鲁西奇, 罗毅刚. 王国维教育思想浅析[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2).
- [4] 王国维. 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选: 1840—1949[M]. 俞玉姿, 张援, 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
- [5] 唐松林, 范春香. 身体: 教学世界蕴藏其中[J]. 教育研究, 2012, (4).
- [6] [英]怀特海. 教育的目的[M]. 庄莲平, 王立中, 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2.
- [7] 周国平. 思想的星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8] 王国维. 静庵文集[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 [9] 王国维. 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 王国维卷[M]. 金雅, 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 [10] 陈鸿翔. 王国维传[M]. 陈君艳, 整理.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8.
- [11] 黄武雄. 学校在窗外[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12] [德]尼采. 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M]. 周国平,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 [13] 叶秀山. 美的哲学[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0.
- [14] 王国维. 国学丛刊序[A]. 王国维遗书(第4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15] 刘道玉. 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5).

(责任编辑 周振新)